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八

豳七月　國風

豳邠之栒邑也昔公劉自邰出居於豳脩后稷之業勤卹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

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爲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豳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爲正何者其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年之正也哉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觱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

畯至喜

豳土晚寒正月始脩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黄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

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

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於

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楊猗彼女桑

薍爲萑葭爲葦隋銎斧方銎斨枝落而采之曰

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

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

采萑葦以備來歲之曲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
所不取其遠條揚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
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裳

鵙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豳地晚寒故鳥物
之候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
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不榮而實曰秀葽未詳蜩螗也穫禾也隕墜

也蘀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
是擇其狐狸以與公子爲裘至於十二月則君
與民皆田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
其貴者言之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蝑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故自七月漸近至於十月而入於牀下言此三物者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墐塗也改歲十一月周正也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是相告以葺其室廬穹室隙穴塞牖塗戶以禦寒之入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棣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後孰曰重後種先孰曰穋同聚也綯絞也乘登也農事既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宫室晝取茅而夜索之以綴補屋之弊漏并及其私室曰將復始播來歲之穀不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
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
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
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
陽處其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
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温食不然盛者
將過而爲癘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
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禄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疾癘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灾誰能禦之此之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埽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閑暇而勞饗其群臣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周公東伐二叔既克而成王未信故爲此詩以遺王鴟鴞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無復毀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如鳥之爲巢苟取其子而又毀其室是重傷之也管蔡既已出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鬻子稚子也先王之

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幾稚子之閔之

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爲國者如鳥之爲巢及天之未雨

而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户矣今女下民乃敢

侮予將敗我成業哉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

有室家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亦蓄也瘏病也以手

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子之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柰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詩言士之從者既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蠋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爲之制其裳衣而使往遺之於其往也戒之使物色其士行求

而人人與之曰彼蠋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蠋哉而亦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憂思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

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也鸛好水將雨則長
鳴而喜婦人念其君子既歸而又遇雨故歎既
而知其將至也則洒埽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
人所不取敦然著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
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不斁
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說好追道其始也倉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黃白曰皇駵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為用也斧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

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爲其國
則成王亦危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爲
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
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
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
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錶木屬鐕固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

王欲治國弃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爲執柯以

伐柯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

治之而已哉以爲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籩豆有踐而已非有以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爲不可及耳踐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罭罟囊也九罭言其大也鱒魴大魚也衮衣繡裳上公服也求大魚者必大網見周公者不可不以上公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復召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歸而無所是以於女信處苟獲其所矣豈復於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者不復其舊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
有袞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
於天下無有不欲己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疐跲也公孫周公周公豳公孫也碩大
也膚美也赤舄履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
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未嘗

能爲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内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其蹴胡而後憂其跲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覆赤舄几几然安且閑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此豳詩之所以爲先後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八

詩集傳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爲小大雅之所以爲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

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叙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為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

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
信者可以其願得之而不可強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𩔖也恌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

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

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

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

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

嘽嘽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尔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驟貌也諗告也使者未嘗不懷歸也故君

爲作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

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也煌

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

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

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崄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咨親爲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爲益亦猶是矣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也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甚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今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裒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渠雝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很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內鬩而不廢禦外侮使朋友而相忿也其能久者無爲戎以

害己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饜也孺屬也患世之疏遠其兄弟故教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况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茍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也究深也亶信也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許許柹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釃酒貌也羜未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閒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歡心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莤之也酤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
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
願其君者然古禮發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
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
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戩福也穀祿也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庶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饎絜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甞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子也尸嘏主人之辭也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為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為其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願之者如此恒常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栢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爲

紂故叙以爲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王不得爲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文王爲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既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

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

可復留也歳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
有不反之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
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説文作薾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
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
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
三捷以求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
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强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愼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虵曰旐鳥隼曰旟旄干旄也旆旆揚也況甚也君子勇於從事維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誦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也交龍爲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令使南仲爲將以往庶乎玁狁之患於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蘩而歸今曰黍

玁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蓋旣城
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
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
其未見也以不見爲憂耳及其旣見而後知喜
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
西戎然則旣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睆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
生之杕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奈何
王事日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歸期及矣而猶不
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爲不時
至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爲車也幝幝敝貌也痯痯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時至徒多爲相恤之言而已於是卜之筮之而同曰近矣征夫邇矣言其家念之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罶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寡婦之笱而獲鱨鯊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鯛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第九

詩集傳卷第十

南陔之什　　　　　　小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篧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樔撩罟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甞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夫不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猒

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既燕矣而猶未厭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

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為邦家之基內則身享壽
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
聽餘慶及其後人亦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
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
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檍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射禮諸侯以貍首爲節新宮貍首皆

正詩而詞義不見或者孔子刪之歟不然後世

亡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中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閒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
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
曰鸞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門故
太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爲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也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一朝饗之言幷厚之以大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

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也莪羅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

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爲朋百朋言其所以祿士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無不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已定之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次與今詩合小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旣定禮樂自鹿鳴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故

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爲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玁狁西戎者爲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爲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其言文王事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韋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之後玁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暑而不遑安飭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玁狁甚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既成矣則於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
帥之德也服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
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懼也焦穫周之
藪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
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徽識之文也鳥章隼
鳥之章也旆繼旐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
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後視之如輊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自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
張仲在焉張仲賢人也言其所與無非賢者侯
維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涖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赤飾鉤膺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

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扞敵
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
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爲二十
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强盛不得不尒邪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軝長轂也約之以
華錯衡文衡也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
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述隼之飛而
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
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
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
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方叔之南征先治其
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
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

卭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則嘗征伐玁狁而克之矣况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所謂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內脩政事車既堅馬既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刈草以爲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舄諸侯

之服也金黄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手指比也調强弱等也言
射事修備也射夫既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
⿱此手積也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
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

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蕭蕭徒見其旆旌悠悠言

不讙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警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

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

矣誠哉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多也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言自其上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爲群二爲友率馴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人
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徙聞其
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
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
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
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嗸嗸也興發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蚤晚足以爲無過矣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叙曰因以箴之過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久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

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
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晣晣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
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止諸侯獨奈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忌哉故告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曰爾莫肯念救吾亂之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甚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微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甚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臯澤也蘀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物無隱而不見也人之樂之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言大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爲無用矣猶可以爲錯而攻玉言世未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第十